

意义更为凸显，越南、新加坡、泰国等国在疫情期间多次表示，要在2020年底之前正式签署RCEP。这表

明，在各界广泛忧虑疫情对国际形势冲击的大背景下，东亚区域合作的方向并没有改变，进程也不会中

断，应充分重视合作的示范效应。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)

疫情之下，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逆势发展

文 / 钟飞腾

由于东南亚疫情的发展，各国的应对也随之改变，影响了政策稳定性，导致企业投资出现不确定性。相应地，各机构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做出了调整。当前，东盟已经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，从经济和外交层面看，应重点关注东盟地区。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我们要“从危机中育新机、于变局中开新局”。因此，我们既需要逐步跟踪分析地区经济增长态势，也需要据此分析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走势。

东南亚经济复苏前景

关于东南亚经济发展前景，各类机构的预判经历了数次修改，早期的报告比较乐观，近期则越发重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。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和世界银行之外，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、10+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（AMRO）以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（ERIA）这三个本地区国际机构也极为重视此次疫情对东南亚的冲击。

按照疫情变化和各类机构预测报告中分析框架的转变，可以划分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各类报告



以中国疫情外溢影响为中心进行分析，从供给侧讨论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断供造成的影响。2月，多数机构对东南亚经济的展望较为乐观，把中国经济受冲击作为东南亚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例如，AMRO在2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，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暴发将导致东盟与中日韩（10+3）增长率下降0.4个百分点。ADB在3月6日的简报中则指出，新冠疫情将通过多种渠道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，包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、旅游和商务旅行减少、贸易和生产

联系供应中断和健康影响等，强调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。

第二阶段，3月18日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就业数据预测改变了对东南亚的判断。据AMRO估算，东南亚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25%以上，凡是对就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的危机都会引起东盟各国的重视。ILO预测，新冠疫情将导致新增2470万失业人口，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2200万。这是国际组织第一次将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对比。此前，多数机

构评估疫情影响时，模型预测参考的是2003年“非典”对经济和社会冲击。由此，国际机构认识到，需要放弃原有的认识基准，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区疫情的影响。

第三阶段，IMF命名疫情冲击为“大封锁”，构成评估经济形势的新基准。4月中旬，IMF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为-3.0%，认为这是自1929年“大萧条”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。IMF对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的预测远比ADB悲观，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和越南这五国的经济增速由2019年的4.8%下调至2020年的-0.6%。很快，地区内机构也进一步修改预测。4月23日，ERIA认为，新冠疫情将严重影响东南亚经济体，需求和供给都冲击了供应链。4月24日，AMRO修正了对东盟经济体增长的预测数据，认为2020年10+3的经济增速为0.2%，比前一次预测低了1.8个百分点。AMRO重点调低了菲律宾的经济增速，调整幅度最大，从4.5%调低至0.2%，明显低于IMF的0.6%。

菲律宾成为讨论复苏前景的典型案例。在如何看待菲律宾2021年的发展前景上，市场机构与这些国

际主流机构的看法有显著差异，认为经济无法实现“V型”复苏。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情况相类似，印尼确诊人数列东盟国家第二，死亡病例第一。5月初，印尼公布第一季度经济数据，增长3.0%，低于市场预期的4.0%，是近20年来最疲弱的季度数据。由于佐科政府自4月初实施更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，限制区域内流动，并开始禁止旅行，预计第二季度经济还将下滑。越南虽然控制了疫情，但4月的经济数据仍大幅度下降。4月13日，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（VEPR）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报告，预测2020年越南经济最好情况是增长4.2%，最差情况是增长-1.0%。越南国家统计局（GSO）数据显示，3月份越南工业产出增速达到5.4%，4月却迅猛下跌至-11.4%，破新低。

第四阶段，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《全球经济展望》报告，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-5.2%，并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，也是1870年以来出现人均产出下降的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次。报告预测202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为0.5%，相比其他地区是唯一的正增长。具体来看，越

南将获得2.8%增速，缅甸和老挝维持正增长，印尼增速为零，而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柬埔寨增速分别为-5.0%、-3.1%、-1.9%和-1.0%。

贸易在冲击中发展

2019年东盟货物出口约为1.4万亿美元，根据货物出口额东盟十国可以分为四个组。第一组是新加坡，出口额4000亿美元，约占东盟的30%。第二组为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和印尼，占比介于10%~20%之间。第三组为菲律宾，占比低于5%。第四组是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文莱，合计占比3%左右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，越南的出口增速遥遥领先于其他东盟成员国，目前是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出口国，出口额连续多年实现稳步增长。同时，越南也是中国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，因而越南的货物出口成为观察新冠疫情冲击的一个重要指标。

自2020年1月起，中国货物出口连续三个月负增长，但从3月开始起有所改善，4月进一步恢复至3.5%，5月又下跌至-3.3%，这可能

2020年1~5月中国、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增速（%）

	中国	文莱	老挝	缅甸	柬埔寨	菲律宾	印度尼西亚	马来西亚	泰国	越南	新加坡
1月	-17.4	55.6	8.6	10.4	15.0	9.4	-2.1	-0.6	3.3	-17.4	-5.1
2月	-17.0	26.1	17.1	15.6	29.4	2.8	12.0	9.5	-4.5	50.2	-0.2
3月	-6.6	-	-	-	-	-24.7	-0.4	-9.5	4.2	6.0	-5.0
4月	3.5	-	-	-	-	-	-7.0	-	2.1	-13.9	-16.8
5月	-3.3	-	-	-	-	-	-	-	-	-15.5	-

资料来源：Asian Development Bank,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。中国5月份出口增速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，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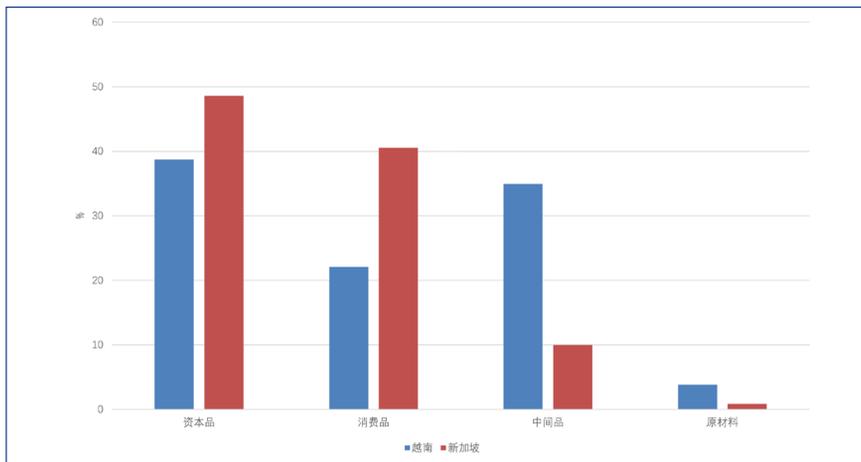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—东盟双边进口额



资料来源：中国海关总署。

注：海关总署在公布2020年1至2月数据时，给出的是两个月的总值，图中以平均数计算。

2018年中国对越南、新加坡出口的产品结构



资料来源：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.

预示着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开始全面显现。东盟国家中主要货物出口国受疫情冲击，影响逐渐显现。3月，中国疫情影响东盟，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的货物出口增速均为负增长。自4月份起，东盟自身的疫情影响凸显，越南4月和5月货物出口增速分别为-13.9%和-15.5%。5月，新加坡出口增速也下滑至-16.8%。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，新加坡、越南等严重依赖于

外部市场的国家，越来越受到欧美疫情严重暴发的负面冲击。

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，1~5月，以人民币衡量，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4.2%，但以美元值衡量则双边贸易增长仅有0.9%，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-0.4%，进口增长2.6%。东盟自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，今年第一季度超过欧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。中国与东盟贸易呈现出周

期性变化，受中国农历春节假期影响，每年2月贸易额为全年最低。2019年数据表明，3月迎来明显反弹，4月略有下降，5月有所增长，6月也有小幅增长。

2020年3月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为568.9亿美元，实现了初步反弹。然而4月双边贸易额为512.2亿美元，比3月减少56.7亿美元。按过去三年的月平均增速1.3%计算，4月份双边贸易的理想值应该在576.3亿美元，实际贸易额比理想值少了65亿美元，降幅达11.3%。按这一速度计算，5月双边贸易额应为455亿美元。然而从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看，5月实际双边贸易额为494亿美元，仅比4月减少18亿美元，降幅已经大大缩小，情况似乎在好转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6月的双边贸易额会迎来反弹。4月，贸易降幅最大的前三个国家分别是越南（22.6亿美元）、马来西亚（16.5亿美元）和菲律宾（14.2亿美元）。新加坡和印尼比3月份分别减少了4800万美元和6400万美元，几乎没有变化。从5月份数据看，中越双边贸易额达137.5亿美元，比4月减少3.9亿美元，增幅小于4月的15.6%。这表明，尽管中越双方都属于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国家，但双边贸易仍受到疫情的较大影响。5月，除中国与马来西亚实现贸易额环比增长之外，与其他几个主要东盟成员国的贸易环比均有小幅下降。

从4~5月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新冠肺炎确诊新增人数看，这与中国与各国双边贸易额的增减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。例如，从4月初至5月底，越南新增确诊人数仅为116

人，但5月的双边贸易额却比3月减少了26.3亿美元；而新加坡新增病例约3.4万人，贸易额比3月仅减少了6.5亿美元。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与新加坡、越南的贸易结构有所不同，中越贸易激增主要是中间品贸易，而中国与新加坡主要是制成品和服务贸易。WITS贸易数据库显示，2018年中国对越南中间品出口达到293.6亿美元，超过对新加坡中间品出口额近250亿美元。此外，2018年中国对越南出口还集中在纺织服装业，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。而在中国对新加坡出口中，燃料产品占到18.9%，对新加坡出口下降有可能是油价下跌造成的。

另外，尽管受到疫情冲击，泰国出乎预料地实现了对华贸易正增长，原因可能在于泰国是全球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服出口国。WITS贸易数据库显示，2018年泰国在该项上的出口额列全球第一，表1数据似乎也能够证明这一点，泰国3月和4月出口增速明显，在东盟国家中异常显眼。

从全球范围看，中国与东盟国家抗击疫情取得积极成效，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增势一枝独秀。不过，第二季度贸易增势减缓，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疫情不断升级，冲击到依赖于外部市场的东亚经济体，且对各国维护供应链安全也产生了负面影响。4月和5月，越南出口大幅度下降，使东盟的贸易前景面临

极大挑战。

同时，多数机构一直在下调2020年东南亚经济增速。4月下旬，AMRO预测2020年10+3实现经济增长0.2%，其中印尼增速为1.1%，中国增速2%。6月上旬，世行的预测则更为悲观，印尼零增长，中国1.0%，发达国家增长-7.0%。显然，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还在下滑，各国政府将会进一步调整政策。当前，全球化进入减速发展阶段，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区化将成为新的发展动力。中国需出台更大力度的区域贸易政策，继续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、研究员）

妥善化解疫情对东南亚“一带一路”项目的冲击

文/张洁 唐晴

东南亚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优先推进方向，聚集了许多重大项目。疫情导致人员与物资流动受阻、市场需求下降、投资停滞等多方面问题，对项目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，加大了项目潜在的安全风险。

多因素的冲击

东南亚“一带一路”重大项目众多，主要项目包括中老铁路项目、雅万高铁项目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（马东铁项目）、恒逸石化大摩拉岛综合炼化项目（恒逸文莱项目）等。

在东南亚地区，疫情不仅引

发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，而且负面影响迅速扩散到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等领域，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。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关闭边境、停飞国内外航班、实行大规模隔离政策等措施，客观上造成“一带一路”项目人员短缺、物资紧张、需求减少、资金吃紧等困难。截至5月底，虽然多数项目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，但是部分项目出现了停工停产（参见下页图表）。

总体来看，疫情对项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第一，各项目出现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，影响项目正常运转。从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“封城”开始，中国强有力

地防控疫情，东盟各国随即跟进，先后采取限制入境、禁航等措施，导致项目的中方人员返岗受阻。3月中旬后，东盟各国实行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，本土员工供给不足。4月10日马来西亚逐步放开部分行业后，仍要求开工项目将施工人数减少50%。第二，各国采取严格的口岸、复工和交通管制措施，物资生产与运输效率降低。第三，国内国际需求大幅下降，旅游业、零售业及石油产业受影响严重。恒逸文莱项目受全球经济活动停滞、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，项目原有盈利下降。第四，出现资金挑战。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，为应对疫情影响，印尼